

鄒魯 著

舊
遊
新
感

國民圖書出版社

舊遊新感

每冊實價國幣二元九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五月初版

著者

鄒

魯

印行者

國民圖書出版社

總經售

中國文化服務社

總社：重慶磁器街
四十七號

分支社：全國各縣
市及南洋等地

付印贅言

余所著『環遊二十九國記』，由世界書局出版，『八一四』被炸，版毀；本年夏，商得商將印書館香港改版，因此次世界大戰，二十九國政治地圖，大半改觀，爰於各國之中，插以按語，一段或數段不等，或證明余當年之所見所聞，或述明各國之現況，或以誌余之感想；有興則寫，斷斷續續，歷時三月而稿成。

按語成，因感香港與內地郵運需時，決改在渝出版。但字數已多，印刷費過鉅，爰單將按語出版，而并摘記遊記中有關按語之文字於前，改以今名。惟病體新痊，草草執筆，漏誤必多，幸明達有以教之。

民國三十年九月二十日著者敍於重慶復興居

舊遊新感

目次

付印贅言：……………一

第一章 導言：……………二

第二章 日本

第一節 松井

第二節 入澤

第三節 「多行不義必自斃」

第三章 美洲五國：……………一八

目次

第一節 華僑

第二節 華僑教育

第三節 巴拿馬政府

第四節 巴拿馬運河

第五節 古巴

第六節 泛美主義

第七節 代議制度

第八節 威爾遜第二之羅斯福

第四章 法蘭西……………四六

第一節 巴黎

第二節 凱旋門

第三節 凡爾賽宮

第四節 自由神

第五章 瑞士……………五四

第一節 中歐安樂土

第二節 國際聯盟

第六章 意大利……………六一

第一節 領事官

第二節 聖馬克教堂白鴿

第三節 慕沙里尼猛省

第七章 奧大利……………六六

第二節 荷印

第二節 中並不是情

第十五章 比利時……………八〇八

第十六章 英吉利：

第一節 倫敦

第二節 英人醒矣

第十七章 葡萄牙 一一八

第十八章 西班牙

第十九章 希臘

第二十章 土耳其

第廿一章 敘利亞……………一三一

第廿二章 巴力斯坦……………一三四

第廿三章 埃及……………一三九

第廿四章 印度……………一四二

第一節 印度與日本

第二節 印度與英國

第廿五章 新嘉坡……………一四九

第廿六章 安南……………一五一

第廿七章 台灣……………一五六

第一章 導言

民國十七年，余環遊世界一週，歷時十一月，遊歷達二十九國，轉瞬間十三年於茲矣。

此次世界大戰爆發以來，余舊遊二十九國政治地圖，大半非復舊觀，回首已往，良用懷然。然其原因不自今日始也。當時，感想所及，經記述於拙著『環遊二十九國記』者，多不幸而言中；此無他，『相彼雨雪，先集爲霰』也。

現在所謂二十九國也者，有者興，有者廢，有者存，有者亡，波譎雲詭，不易懸揣，惟各國興亡之跡，歷歷可尋，古人有言：『前事不忘，後世之師，』又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故爲之說，以俟夫覘人國者鑒焉。

第二章 日本

第一節 松井

「十八日晨，車到東京，黨部同志日本友人來接者甚衆；事先未曾電知同人，咸來相接，殊可感也。至帝國飯店，與同志日友新聞記者晤談後，即與汝爲覺生等訪參謀部局長松井；此君固專司對吾國外交軍事計劃者，其對於中國野心，即可於談話中見之，蓋不云助某，即云助某也。……晚，與覺生同赴東京總支部歡迎會。松井回拜，汝爲招待之。」（遊記日本檀香山第三頁）

總理生前，松井常與往來奔走，自謂服膺三民主義，因與汝爲皆與有舊，故至日時訪之。詎彼談話，野心浮現，心甚惡之，故彼回拜■■■■，即不與晤；蓋認定彼實侵華之急先鋒也。果然軍興，彼即任日本總司令，據我上海，佔我南京。

猶憶民廿五年二月松井來粵游說西南抗拒中央，遍訪西南要人，當訪余時，余即直揭其陰謀，翌日，在各報發表與松井談話全文，彼快快對人言曰：「鄒某此種態度，西言無法再游說。」即日離粵。此次談話，全國各報多登載，蘇俄真理報亦譯登全文。茲將其原文附錄，以見余對松井之態度，亦即以見余對日本之態度。

松井問：『請對於中日問題，表示意見。』

余答：『汝要求我說真話呢？還是說敷衍話呢？』

松井問：『要說真話。』

余答：『無要說真話，我可老實對你說。中國人沒有一個不恨日本人，且無例外。我常說過，日本人對中國是有五副面孔；對我中央政府是說：「助你統一，你對我親善。」對南方是說：「汝倒某，我助汝，北方的事件，就是助汝的事實」。對北方說：「你倒某，我助汝，且可使南方助汝。汝不倒某，我可使南京照于學忠宋哲元的例，免你的職。」對非國民黨人說：「我助汝倒國民黨，助汝倒國民政府。」對世界則說：「中

國的事，你們不要過問了，南京固然親日，北方也親日，南方也親日了。」至日本對中國的手段可有三個，對黃河以北是用「搶」，長江流域是用「嚇」，珠江流域是用「驅」。不管其名詞用親善也好，統一也好，反某也好，大亞細亞主義也好，因環境不同，隨地而易其名詞，而一貫政策之運用，則在侵略中國。所以同是一個日本人，在南方所取的態度，與在北方所取的態度，決然是兩樣的。前次有一個外國人來廣州，我們請他吃飯，他曾說過：「到北方時，宋哲元秦德純原約其會面及吃飯，結果，爲日本人警告而止。他又笑笑地對我們說：『你們若在北方時，恐怕要請我吃飯，亦不能吧？』」即此，就可見其事實。」

松井問：「對於中國問題意見不一，是日本國內意見不一，政府亦無能制止。至日本人對中國意見不一，由於中國人意見紛歧之反映。平心而論，自「九一八」以來，日本固多不是，南京政府亦有不是。」

余答：「日本人意見，或有不一，然對於侵略中國則一。土肥原阿，關東軍阿，他

的行爲，日本陸軍省何曾有制止？參謀本部何曾制止？外務省何曾反對？所以日本人意見之作用，或有不同，其侵略則一。至謂此種意見，由中國反映而來，是大不然。因爲中國人的意見，縱極複雜，斷沒有想日本人侵略中國土地者。」

松井問：「最可惜的，南京是用以夷制夷的方法。譬如東三省的事，不與日本交涉，偏要利用蘇俄來制日本，所以有此結果。」

余答：「是大錯誤。東三省的事，中國若仍然聽俄，我決且未必不敢即來侵。因爲中國因中東路事與俄開戰後，日本始敢毅然來侵。所以，以夷制夷的話，完全是錯誤的。」

松井問：「張作霖與俄結盟，許多麻煩交涉，使日本難堪，故積至「九一八」爆發。」

余答：「我會到東三省，知道許多麻煩交涉，不是中國人壓迫日本人，而是日本人壓迫中國人。就以南滿鐵路而論，日本欺凌中國還得了嗎？我是曾被欺凌之一人。即以

「九一八」以後而論，在你們又說：「中日交涉麻煩了，將來都是你們的不是。」實則「九一八」以後，你們所提的問題，都是要中國的命，還能夠說中國麻煩嗎？還能夠要中國負責嗎？」

松井問：「中日的事總要想法解決，我和西南各人，都說過辦法。」

余答：「你做了再說吧！」

松井問：「你不信嗎！」

余答：「你會對唐少川先生說：『日本是不要東三省主權的。』此次對胡先生說：『此話沒有辦到，我應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結果，我們已去了數省，再次見面時，又辦不到，不過又再說一句，要打嘴巴；然而我們的中國已可憐透了。』——臨行之際，松井謂『台灣大學擬與中山大學交換教授。』

余答：「不敢領教！」

松井問：「何故」？

余答：「我根本不信日本人，日本人一開口，我就防他用侵略手段了。」

第二節 入澤

「十九日上午，與廣州中山大學教授費鴻年，參觀帝國大學。該大學教授入澤博士，引觀甚殷；前入澤奉其政府命至中國時，在廣州與有杯酒緣也」。（遊記日本檀香山第三頁）

入澤博士，係日本御醫，民十三年底，偕中村進午文學博士來華，其使命爲調查教育與我政府協商退回庚子賠款助我教育用途。

抵粵後，日本領館設宴招待，邀余與粵教育廳長許崇清，嶺南大學校長鍾榮光等作陪。席間，入澤說明其來意曰：「余奉政府令，來華商討退回庚子賠款協助中國教育事宜，經過台灣與台灣總督詳細商量以後，即由台灣到中國，由北而南，希望大家協助，俾余完成使命，達到退回庚款補助中國教育事宜。」話畢，余突問曰：「君等此來，爲

謀中日親睦？抑爲謀侵華歟？」彼驚異問曰：「余已申明來心，全係至誠來調查教育，以便退回庚款補助中國教育，君何故出此言？」余答曰：「你一再游移，到台灣與台灣總督商量，台灣爲我領土，係以日本所佔據，君等今來中國調查教育，而乃曰與台灣總督商量，非具侵略之心而何？」彼嗔然再一洗刷而終。

席後，余在廈門設宴招待，適日本勸業學生會來廈，間有二十餘人至粵，併請之。聞席余說明本黨之主義，及革命之意義，并說明本校之教育。即本此義與意義而進行，此主義不特可救中國，救東亞，且可救世界。中多感動日本革命之說。同席者，有胡漢民先生，更暢言其義。演畢，中村博士言曰：「余聽此言，頗感興趣。余此次來華，由北而南，在北方覺得死氣沉沉，漸南而漸有生氣。一到廣州，即覺生氣勃勃，將來北方之時，必爲南方意見所疑。余生長於此地，日本雖新革命，實以此地人爲中心，今至革命之源頭之廣東，又聽諸君種種高論，譬如余在故鄉，心至愉快。」旅行團學生代表答曰：「願聽諸先生教言，終爲異日。余等決誠心接受此思潮，回國後當努力